

轻两生

Jeannie 真妮

从我的一生走到你的一生，那么远，又那么长
从我的心走到你的心，孰是轻，孰是重

好想留在你的岛，不再理会纷繁世界
好想一直做着美梦，靠在夕阳照射的墙上

Text by 真妮 Jeannie | Shooting by Cresta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轻雨生

Flower of life

Text by 真妮 Jeannie Shooting by Cresta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轻两生 / 真妮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5.7
ISBN 7-80678-364-4

I. 轻... II. 真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9925 号

轻两生

真妮 / 著

出版策划 / 张旭辉 责任编辑 / 邹荣华 技术编辑 / 张伟群

封面设计: Kenz Chew

装帧设计: 田静

艺术指导: 谈蔚星

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(200001)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9 × 1194 1/32 印张 10.125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78-364-4/I · 32

定价: 23.00 元

CONTENT

目 录

从你的一生走到我的另一生 (NOVEL&LEGEND)

『爱在零度』.....	2
『两两生花』.....	17
『蓝之蓝』.....	40
『血蝴蝶』.....	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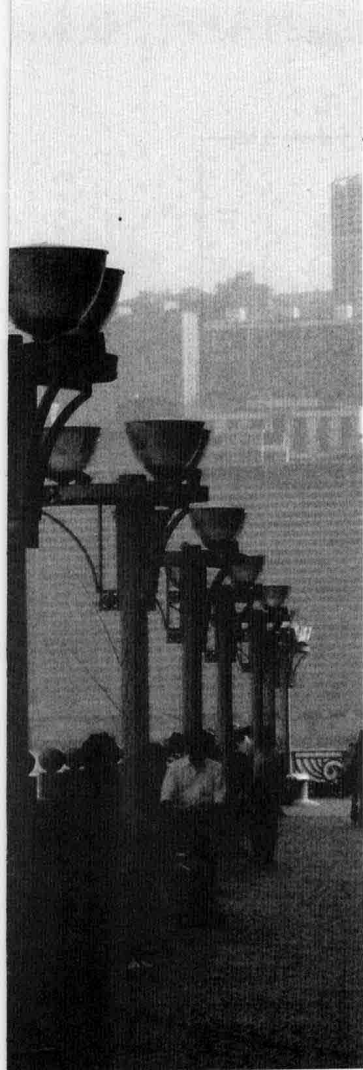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段可以重温的永久归宿 (LIFE&ART)

『绝迹』.....	140
『含羞待放』.....	148
『烟花谢幕』.....	156
『物欲情流』.....	160
『爱情泡沫』.....	168
『风中的遗憾』.....	174
『时间，和自己的生活』.....	180
『生命转换』.....	196
『爱情倾向』.....	202
『烟灰』.....	206
『恋恋三秋』.....	210
『漂流欲室』.....	218

我穿上水晶鞋，去你的远方 (CITY&PEOPLE)	
『手心蝴蝶』.....	226
『如水情缘』.....	240
『爱上冷漠』.....	246
『荼靡花事』.....	252
『彼此以后』.....	260
『情绪气息』.....	268
『深爱，喜欢过』.....	272
『我的美丽和疯狂』.....	278
『深水之城』.....	288
『海边生活』.....	296
『放风如月』.....	304
后序·未央岛	310

从你的一生走到我的另一生
(NOVEL & LEGEND)





OPEN

离开上海的时候，她开始哭。洁白的裙带上沾染了鲜红的血。那些血她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些无法割舍的片断，和她的眼泪一样流失在岁月里。

那封信写了一小半，却怎么也无法再继续。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彩，他和他的过去像一片风筝薄如飞翼，飞向他的世界。

她将自己的胸围解开，缠得太紧，呼吸已经受到控制。她将头发全部散开，一头落地的长发，已经光彩不存。

爱过的人已经失踪不见。她拿起一枝羽毛笔，开始写字。

我知道我永远不属于这里。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，容纳不了别人。

你，会不会，会不会从我的生命里走开？

走开……；

你知道我还不属于这里。

第一次见到他，在飞机场。印象中，他着白色衬衫，白色裤。神情疲惫。他把他的名字写在掌心给我看：子蔷。我拿起笔在他白色的T恤上哗哗两下写下Jean。他惶恐地大叫，你疯了，这件衣服很贵的。然后他哈哈大笑。阳光从他的左侧脸颊流了下来。我用双手接住。我说，你流了一抹阳光泪。

他非常英俊。相识，竟然就在我的一声对不起中开始了。

我们分别去了两地。他去英国度假，我去新加坡演出。他去了左边，我走向了右边。看似是不交接的线，却有了时光分明的声音。

我们约好，回来时，他一定要请我吃饭。

第二次约见，他依然穿着那件被我写上名字的衣服。他的嘴角泛起微弱的笑意。我想我已经爱上你。他在昏黄的灯光下拥抱我。那时候我以为他拥抱的是一场幻觉。我是他的一场幻觉。他说过这样的话。

音乐，就在周围响起。他给了我贵族般的恋爱。

成衣店、白色的婚纱、黑色的晚礼服、高级时装、全身SPA、香薰、排毒、化装舞会，不胜枚举。他让我像公主，像灰姑娘。在凌晨的时候醒来，觉得生命焕然一新。

他让我在他面前高贵了起来。

终于有一刻，我实在忍不住。我将所有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呕吐在他的身上。我手足乱舞。我说，我没有现实中的高雅，我只是一个堕落的女生。



他撩拨开我的长发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地铁站里，列车呼啸而过。他拥抱我，激烈地吻我。风，在我的身后靠近我的身体。

爱情，是没有阳光的。

爱情只有风和雪。爱情只有穿过永恒，才能看到未来。

你害怕什么？

害怕，一切都像是清晨的霞光，从来我都要睡懒觉错过，从来没有真切地看过一回。

那，明天我叫你早起跑步哦！

生日的那个秋天。

叶子一片片飘荡下来。我种了许多说不清名称的花朵，养了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植物。将房间刷成白色。在下雨的傍晚去看老电影明星。将一个陌生的年迈的姥姥接过来住，然后将她再次送走。

我做了很多没有原因的事。

夜晚，在巨大的空无一人的练功房练舞。看见自己如同一片叶子不停地旋转，不停地流汗。紧身衣紧紧地粘在自己的身体上。

我抱住肩头，在黑暗里想起自己的年少。只有年少是没有过错的。只有少年往事才是内心中最隐秘的疼痛。淡薄的蔷薇香气，弥漫了永远的来生路。

他送我回家。我拉住他的手，我说，你别走。

那一夜，我们终于在一起。

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他长长的睫毛垂盖在眼睛上。他像是一个婴儿，有一个婴儿般平淡的呼吸。他更是一个成人，有着成人健实的身体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男人，有着不同于女人的呈现方式。

轻轻地吹了他的眼睛，他就醒了。

你没睡？

我说，被你的呼吸惊醒。

他笑，如果我的呼吸也能够惊醒你，那我的泪会让你惊醒吗？

我突然哽咽。我点起一根烟，开始跟他讲述我早前看过的一场电影。

有一个女孩，15岁时离开了家。离家的原因是父母不让她学舞蹈。她在狂想中生活，辍学，吸烟，喝酒。她被家人赶了出来。她一直认为，她所在的那个家庭从来没有给过她所要的真正的东西。

其实，她是自己逃出来的。16岁，那个如花的年龄，还只是初涉人世。她跟了一个黑社会老大。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，是分别和两个男人之间的纠缠。但她走了，留了一身罪孽深重。因为，16岁，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更没有与两个男人同时纠缠不清的勇气。她只是不想要重复自己，她只是想要对自己好一点。

她投奔到一个舞蹈团跳舞。靠一点微薄的收入，她活到了18岁。有一天，看到家里人在报纸上登的寻人启事时，她哭了。她已经离家整整两年。两年里，她已经把那个出生的地方从她的记忆里一点点淡出。她只是过着当下的生活。

还是忍不住，在一个春节的时候，偷偷地回了家。回家的那天，天空飘着很细的雨，她躲在墙角看见早已头发斑白的母亲，她的妈妈已经半老了。而从偷听中，她竟然得知自己的爸爸早已离开人世了。50岁，脑溢血。

她想起很早的童年。

爬上梔子树采花的情形。

她从小就是男孩子个性，常常欺负别的男生。而父亲却永远是训斥她的那一个。她永远也想不明白，明明是她打赢了其他小朋友，可父亲却为什么永远要责备她呢？

曾经，离开那个贫穷的家一直是她的梦想。可是，她已经后悔了。

因为贫穷，做出这种事情。有时候她无法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交待。

对呀，只是想对自己好一点。受了别人的诱惑，就永远和原来的路途背道而驰。这就是命运。

她被一个很好的舞蹈老师看中，收到上海的学校里。她早该走这条路的，可是，她不愿启齿自己的懦弱和悲悯。

后来，她就一直认真地跳自己的舞蹈。跳到了今天。

子蔷，我的前生就是一场昏暗的舞蹈。跳着跳着，就被黑色的夜幕包围。

那场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眼前一片漆黑。等再次醒来，已是第三天。我不知道是怎样来到医院。其实，我一直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因为，我永远是个失败者。对失败者来说，是没有选择的权利和决定的能力的。每当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我将双手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。我看见自己的双手在结冰。我知道自己如何从 37 度变到 20 度再变到零度，变到零下，直到没有知觉。

身体也随之僵硬掉了。

我是不是残忍地对待自己的灵魂？

你知道我和我的过去都不属于这里。

现在呢？子蔷问我。

现在，有你，就变了。

Jean，苦命的女子，你不该将自己变成零下的温度。你有和我一样滚烫的心灵。

我们靠在一起，冰冷的温度变得灼热。眼泪含在眼眶中，我又一次将自己抛离。有些往事是可以消逝的，有些爱是可以淡忘的。

零下的探戈舞。

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，所以才有了这种相爱翩翩的舞蹈，我告诉子蔷。
我们的相爱竟然延续到了冬天。

子蔷像一幅画般。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但在优秀之外，他有一个男人的坚强和硬朗。他的眼神里有忧郁，和忧郁里的悲伤。

我不可以不谈自己的爱情。但每一场爱情都是虚无缥缈的阳光的碎片，连影子也不再看见，连碎片也不再拾到。

除了舞蹈，那些肢体的分解可以让我忘记所有的悲伤。所以，子蔷是一个比舞更有魅力的男人。

他在雨过天晴的日子里喝咖啡，在旋转餐厅里谈公事。他在废弃的破房子里找灵感，在喧嚣的马路边张望。他将啤酒瓶一个个地收集起来。他把所有的旧报纸都贴在墙上，用刀刻出时尚的拼图。

他的眼角里有明媚的汁液，玫瑰花的汁液。

子蔷习惯早起，勤劳、简朴。他会做西式早餐，给我写留言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在和一个诗人恋爱。可是这样的诗人是理性和彬彬有礼的。我把他所有的留言都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，正如他把我所有演出的照片都夹在记事本里一样。我们要相互纪念不在一起时的温暖，我们要相互思念在一起时的颈项缠绵。

只有我们的共同的日子。

子藩生在英国，长在德国。他持有英国的护照。出入境时，他可以潇洒地走过去而无须任何多余的解释，只有中国人被盘问被质疑。

和他一起去德国，当我一身难以辩解地支支吾吾时，心里涌过多少无言的委屈。

他过来救我，将我紧紧地揽住。他说，别害怕，我不会将你抛弃。当他用一口地道的德语将对方的气焰泯灭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。那是一种平稳和安静的依赖。

他有德国人一样的冷静和理智，有英国人一样的幽默和平和，更有上海人那样的细腻深情。

我被他温柔地包裹，像裹进一层温暖的棉被，他的肤色如象牙般有质感。

一个星期后，从德国回来的那个夜晚，在他的卧室，他没有说话，突然打开一本书，没有旁白，他的呼吸弥散开来。他开始读里面的片段，声音深沉得有如空灵的大海。

如果他的呼吸是波涛，那么他的声音就是海面上潮一样的翻滚。而我，则是溺水的婴儿，在一阵阵的起伏中喝着水。下沉，下沉，再下沉。

1971年，Jang 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。出生的时候，全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 PARTY，所有的人为他诞生到这个世界而收到真诚的邀请。两年后举家迁到德国一个农村里，村子里的男人都是喝啤酒的高手。他们喜欢跳舞唱歌，但他们都很恋家。街道上总是空荡荡的，充满城区的轻烟味在湛蓝的天空上飘荡。

Jang 的初恋很快乐，16岁就遇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子。可是初恋那年的冬天，Jang 的父母离异。他看见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。第二年冬天，他也带着简单的行李搬出家。17岁，应该开始独立自由生活。

在德国的大学里，他一直都那么优秀。喜欢他的女生，像着了魔一样。但他爱上的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他的教授的女儿。很快，他和她结了婚。谁也不会想到，那一年他只有20岁。对于心理还不成熟的男子来说，结婚，也许是一种成熟的标志。他想让自己成熟起来。

可是，成熟的代价就是22岁时候的离婚。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从来没有爱过他。相爱是不能放在嘴里去说的。他那么的爱她，换回来的结果却是看见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，那种打击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他不可以遭到别人歧视，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。三年后，他放弃掉国外所有优越的条件。他到了母亲的国度，中国。他到了祖先生活的地方，上海。他做到了国际一线品牌的品牌经理，对于一个学理工的人来说，他已经磨砺出超乎常人的勇气。

你想知道，Jang 后来遇到了什么吗？子蔷合上书问我。

我说，他爱上了一个外表堕落的女孩子，他又想和她共度一生。

你错了。他摇头。Jang 是个倔强的人，他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，包括爱情。

那一刻，我腾地坐起来，看着他。

但是请相信，我是爱你的。子蔷的眼睛里潮湿，我看出一个男人面对爱情时的惶然无措，而我又何尝不是。

我为我的爱情做过什么？我暗自想。

我突然将窗户打开，外面下着雪，洁白洁白的雪铺了一天一地。窗外，已经是零下。

我回过头，看他。他赤裸着上身，头发湿漉，眼神迷离，双手颤抖地拿着酒瓶。他坐在雪白的床沿上，他的嘴唇边流出透明的液体。

我走过去抱住他，子蔷，你别喝了。

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子蔷开始清醒了。

我和他在零下的温度中开始跳舞。我告诉他我们现在跳的正是探戈舞，他微笑了，像一个孩子一样微笑了。

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我最关心的人是他。

我和他总是站在边缘上看待物是人非，像一杯透明的碳酸水。

遗忘爱情的冬天。

冬天，我多么热爱。

寒冷是我心上的温度。我和子蔷开始变得聚少离多。他要经常游走国外，我要经常外出演出。他从来不看我的演出，就像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一样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又是相互分离的分子。

更多的时候，冬天，我是一个人喝着咖啡和茶度过的。

第二年冬天。

整整一年。

一场梦醒来，已是一年。

他从德国回来。

在机场，他的脸色看上去有点灰，他的大衣有点皱，他的眉头轻轻地纠结着。

你说话呀！他捧着我的脸，你是 Jean 吗？

子蔷。你是子蔷吗！我将鲜花撒落一地。就在那一刻，突然明白，时光将我们隔离得太遥远太长久了，太陌生也太孤独了。

两个人都在孤独地拥抱着对方，以为这样的拥抱可以将一切都洞穿，将一切都埋进大海，丢进黑暗，遁入虚无中。